

胡马依——著

青青子衿

QINGQING  
ZIJIN

漓江出版社

胡马依——著

青青子衿

QINGQING  
ZIJIN

漓江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青子衿 / 胡马依 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407-7197-3

I. ①青…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3026 号

组 稿: 三 多  
责任编辑: 许 莉  
责任营销: 刘 鑫 任停菁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封面插画: RealXu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 253000)  
开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13 字数: 300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4-2671218)

## 题 记

追求幸福的人们，也许就像一群倒挂在悬崖上的蝙蝠，荡来荡去。他们浑身的欲望如草长莺飞。由此而来的各种是非成败、甜酸苦辣、悲欢离合，都与这时代、这社会、这人间密切相连，你怎么可能擦肩而过滴水不沾？感受来源于自身，哪怕一平方英寸的寂寞，都不会是火星人的馈赠。人人踉跄如醉，蹉跎在生活舞台上，南腔北调，东邪西毒，赤面素颜，或静如处子，或动若脱兔，创造大于借鉴，个性多于共性，生活高于艺术，评论家的鸿篇要么似醉汉呓语、毛猴捞月，要么如国足前锋的飞腿，常把传来的球踢得又偏又远。倒是邻人的观察乃至生发同情，因为切近，或如赏雪，或如烤火，一冷一暖，点点滴滴，都入心间。但雪还是雪，火还是火。以“海南”等为叙事的地点，看上去俨然是真的，其实都是虚构，只是我实在不想虚情假意地杜撰几个地名徒增大家记忆的艰巨，现在很多人连自己的账号密码都记不住，我还能再多此一举吗？更何况只是一部纸上文字，一部芸芸众生生存与渴望的长篇，断不是中产阶级的180平方米大平层或城市中心的别墅，完全没有必要制造新的记忆任务。如有雷同或近似，读者诸君切不可指为实，富于联想的成功人士更不必对号入座。作品既然写完了，评判

的工作只能留给读者，作者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但我还要饶舌的是，在大家竞追上流的时候，我这部断断续续写成的文字，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野心，不过可以保证的是绝不下流。这也算是我写字的底线。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 1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这天正是春节。忙碌了一年，幸福的人们都躺在被窝里睡懒觉，只有海南航空公司的顾客毛利民天没亮就出了家门，拎包拖箱打的飙到机场直飞海口，精神焕发宛如清晨出门觅食的公狼。北国南疆，两千四百公里的直线距离，也就三四个钟点一杯咖啡几圈小麻将的时间。上了飞机，毛利民嵌进自己的座位，就开始打盹，一觉醒来，飞机已经结束了滑行，平稳地停在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机舱，乌蒙蒙的天上忽然飘下几滴湿漉漉的雨，好像天花板上抖落下陈年的老鼠尿，受惊的乘客们大惊失色，如遭空袭，一窝蜂地挤入摆渡车。车子开动的时候，毛利民才挤进来，也才发现西装的左下摆夹在车缝里。他看上去轻轻但实际很是用力的拽了一下，可是衣服黏住似的纹丝不动，看来这摆渡车质量过关，并非山东德州的假冒伪劣产品。毛利民怕弄坏了这身第一次穿的阿玛尼西装，没敢再狠劲拽，反正就几步路，忍一忍，一路仿佛被便衣警察押解的罪犯紧贴车门站着。他若无其事地眼望前方，不意瞥见右侧站着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眼角飘来一丝妩媚而暧昧的微笑：她显然看见了他的尴尬。毛利民只好自作轻松地回以无奈的一笑。

“没法帮你！”美女轻轻地说，一缕雅诗兰黛的清香飘了过来，又飘了过去。

“谢谢！到站就好了！”毛利民很喜欢这股来自法兰西的香味。

这个插曲恰好透露了毛利民对于女性的奇特魅力。他有着北方男人的高大身坯，肩膀宽阔，国字脸轮廓分明，方口，唇线分明，双眼皮，浓眉，头发黑而亮泽，肤色白中带红，声音浑厚富有磁性。像这样标准威猛的中国式型男，比小白脸更能征服少女少奶的心。毛利民大半的幸运正来源于父母遗传的恩赐。然而今天的毛利民心思纯洁宛若处子，没有半点邪意杂念——这次海南之行，就是来会女友。他回答完热心的女士之后，又转望前方，目不斜视，一副毫不掺假的正人君子模样坚持到底，摆渡车三弯四拐也就到了机场大楼。

如今的海南早不是边远蛮荒放逐之地，到海南的人也多不是第一次到海南。毛利民自然也不是第一次来海南。他大概也算得上春节外出度假大军中的一员。今世中国变化之快，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三十年教训，三十年生聚，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中国的经济竹笋拔节般猛长，高铁飞南串北，高楼鳞次栉比，有钱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出来旅行购物的大款小款摩肩接踵。依靠诚实劳动或者不诚实折腾或者灰色收入或者中了彩票而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讲究生活的质量。质量，什么是今日中国人心目中的生活质量？衣锦食肥，那早已过时了，今天的人们开始注意节制，注重保养，注重休闲，注重体会与发现生活之轻与慢。古时候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那是为了生存，今天的富人们为了提高生命的质量，为了让时令适应宝贵的身体，也像候鸟一般地迁徙，夏天飞到气候凉爽的大连哈尔滨海参崴，冬天呢，飞到温暖的南方，远的有澳大利亚、南美和印尼，近的是泰国、越南。当然澳大利亚、印尼、泰国、越南是别人的国家，去那里钱花得更多，手续很烦，只能是大富大贵们的日常消费，小富小贵们只能首选深圳、从化、北海、海南岛，最好是海南岛。从化的温泉远近闻名，但要排队，若不是提前半年，那连个

面汤都没的泡；北海的银滩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莫脱海滩有得一比，只是偶尔有点烂尾楼冷不丁冒出来，仿佛瘦骨嶙峋的老年乞丐，让人看了不舒服，再说北风吹的时候海水还有点冷，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下海；深圳呢，那个曾经如此美丽的海滨新城，现在却成了高楼的行脚，疯狂追求暴利的地产商把这个美丽的城市变成了密不透风的楼房的森林，仿佛群众集会一般。你想呼吸清新的空气吗？你想绕开PM 2.5吗？你想实现人与自然的水乳交融吗？那么请勾别的选项。海南呢，山是青山，海是碧海，城市是小巧玲珑的城市，海南还没有被恶劣的资本与愚蠢的城建搞坏，是个理想的去处。海南也不亚于万人迷的澳大利亚，虽然那里没有廉价的海鲜，也没有棕色的美女，但地理气候物产和服务设施条件一点不差。春节前后，整个北国冰天雪地、水瘦山寒，海南却是艳阳高照晴空万里，海口、文山、博鳌、三亚，水润山青，蓝天白云，绿影婆娑，到处都是度假的胜地，到处都是穿着清凉的女孩，那片短裙短得不能再短，恨天高的鞋跟高得不能再高，有钱有闲的人们从各地飞来，盘桓竟月，络绎不绝，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万种风情。海口，三亚，博鳌，这些昔年腥臭的小渔村已经昂头崛起，雄视粤港，当然也是遍地坑爹的地方。随便一个没有星级的小宾馆，标间都开出九百元到一千五百元一天的实价，随你订不订，不抢早还没有。一碗面，浮着两三薄片白肉四五段葱，也要二三十块，随你吃不吃，不吃有别人吃。看块大石头和一个新造的古庙，收你两百块门票，随你看不看，不看让个道，有的是人排着队要进来。一些光顾过高大上神秘会所的人，也愤愤批评这里的收费与服务不成正比，女子既不倾国倾城，服务更嫌冷僻生硬，远不如那些一线城市的规范卫生还柔情脉脉。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人们把对海南的种种不满都发泄到网上，网上也便成了茅坑，到处都有人泄愤。但坑

爹也好，坑奶也好，泄愤也好，人们还是潮水一般地涌向海（口）、博（鳌）、三（亚）。毛利民本来盘算今年直接到三亚，但李亚男没同意，说还是海口好，要是他想去三亚，她陪他去一天，当天返回，次日返回也可以。这算哪门子事？毛利民知道海口有李亚男买的公寓，四房两厅三卫一百八十平，不仅不需要付费，而且豪华舒适小高层，顶楼有露台视野极好。再说，李亚男全家都在海口，亲戚朋友也多在海口，大年初一的，好意思把人家拽到三亚去？毛利民当然要有绅士风度孝子心，要继续迁就，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毛利民和李亚男是在一次银行系统的会议上认识的。那次会议办在西安。本来处长决定派副处长鲁克去，但鲁克这次拿出了少见的领导风度和弟兄情谊，慷慨地把机会让给很少去外地出差的毛利民。那段时间，天津行在改建办公楼，毛利民和鲁克挪到一个办公室，不知是上面哪位领导又塞了个女研究生来实习，也挤在这间办公室，一变三，不拥挤也显得拥挤，微妙的是这位女生带来的心理平衡冲淡了空间的拥挤。这女研究生大概是方鸿渐的再传弟子，求知的心得全无，拈花惹草的兴趣十足，对着同居一室的两位英俊男生眉眼软语，运用得恰到好处，可见其吸引男人关注的本领远在专业之上。毛利民本也是好色之徒，看见靓丽女生，眼睛里也是放了磁的，可是鲁克是副处长，他只能甘拜下风。副处长！处长！这是时下最有实权的官，连铁腕宰相都要刮目相看的角色，你懂么？仅仅凭这一点，毛利民就只能是一个色厉内荏空有其表的毛壳。看着女生跟鲁克眉来眼去，毛利民斗胆想方设法多次暗示“这家伙是有妇之人，蛇蝎心肠，俺才是纯洁未婚的都教授！”可是女生不在乎他这个都教授，也不在乎被他常常提及的鲁太太。毛利民望洋兴叹，明白再好的青春也常有挫败，虽败犹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这

下又被抓派出差，心下知道是鲁克希望他这个讨厌的灯泡蒸发几天留点空间让他生米煮成熟饭。

行业年会都是联谊性质的，没有什么特别任务，西安也从未去过，听说最近几年那里的政府钱多了，把明代的古城墙修复得比天安门还要高大巍峨，势追汉唐，如果匈奴再起，恐怕也只能望而却步；大雁塔也修葺一新，看不出隋唐旧制；兵马俑又挖出一个新坑，杨贵妃家的系马桩也考证凿实，碑林的拓片还在源源不断地贱卖，长恨歌还在华清池袅袅不停地歌唱……毛利民捡了几件衣服丢在行李箱中，买了票飞到西安。会议照例安排在一个星级大酒店，各地代表都住单间。会议第一天照例开得非常隆重非常热烈非常无聊，主席台上一字排开坐了十五个人物，中央到地方，行里行外，男女老少，风度各不相同，表情甚是一致：应付。正式的讲话从正中间开始，第三个人物开始致辞的时候，坐在毛利民身边的年轻女士碰了碰他：“喂，还要听吗？”毛利民就随她猫着腰溜出了大厅，来到外面摆好的茶水糕点前，悠闲地品尝起咖啡和点心。像今日所有的商务人士、公务人士或者公汽上的邻人、教室里的校友、小区里的邻居一样，毛利民和该女士一开始就没有相识、交谈、试探或者保存戒心等等显示庄重理性成熟的过程，他们好像熟识多年或者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打了个招呼，互道了名姓，知道对方的名字叫李亚男、毛利民，就开始了漫无边际也毫无意义的聊天，这些聊天不是雅尔塔会商，早已随风飘散，当事人谁也不记得了。不久到了休会的时间，疲惫不堪的听众们涌出来放风，大家也迅速占领了走廊四周的空地，熟识不熟识的人们开始攀谈起来，毛利民和李亚男互相交换了名片，然后各与自己的相识搭讪。接着是继续开会，毛利民和李亚男回到报告厅继续履行听会的义务。中午会议主办方提供了囊括各式海鲜河鲜的快餐式工作餐，李亚男用肩头轻轻碰了毛

利民一下，毛利民会意地邀请李亚男坐在对面，不巧的是李亚男刚坐下，一个来自东北的哥们儿也坐到了李亚男身边。你不能不佩服苍蝇不论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到处都在。李亚男无奈地冲着毛利民笑了笑，埋头吃饭了。饭后各自回到宿舍，通过短信交换了房间号码。下午大家都去听会了，毛利民未卜先知地在房间里等到了来访的李亚男。

事情就是这样的简洁平淡无奇。使君未娶，罗敷未嫁，两个隔山隔水的同行一转眼就成了最亲密的战友，不需要爬雪山过草地万里长征，也不要花前月下小桥流水海誓山盟。二〇〇九年的古城西安，从此不再是与他们毫无关联的古都。

今年的这个春节，是毛利民第三次到海口。他们在认识的那天，在房门关起的那刻，就恍惚意识到两人此生此世既已结合，便难以分离。他们本是不会轻易把自己交给别人的人，却遇到了各自的最佳选择，现实就是现实，西瓜哈密瓜一般的现实，品貌如此对口，性事如此融洽，仿佛前世做了协商，只恨佳期仓促，很快会议结束就要各奔东西。两情缱绻，分离未始，已充满难抑的欲望和新奇的期待。于是约好每年除夕陪各自的家人过，春节呢则属于他们自己，相聚的地方自然是李亚男所在的气候温暖的海南。

海南的机场肯定比足球场要大得多，毛利民出了机场，打了个的士，直奔海瑞路，李亚男买的公寓就在那条以海南唯一土产的古代名人名字命名的路上。他口袋里有一把这套房子的钥匙，那是李亚男交给他的。你随便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住在这里，亚男说。实际上他每年只有这一天才会使用。“亚男会不会在路边等我？”飞机着陆的时候，毛利民就给李亚男发了一条短信，告知航班准点到达，李亚男回复说家中恭候，但他内心还是希望看到亚男在路边焦急张望的模样，宛如演绎青涩年代的爱情故事。没有限速的出租车

飞一般地奔驰在海边的大道上，一转眼就到了海瑞路小区门口，毛利民看到两个衣冠楚楚的保安来回走动，并没有其他人影。过春节嘛，人们都在家里会客嗑瓜子打牌看节目上网聊天，没有几个人出来溜达。亚男呢？毛利民还是有点失落的感觉，千里迢迢来相会，可惜未见意中人，一种陈旧凄怆的落寞潮水一般泛起来，毛利民不禁苦笑了一下，抬头一一查看楼栋号码，看到第三排的时候，忽然望见一个阳台上的笑脸，高高在上的充满喜悦，宛如向日葵一般开在夏天，伴随着轻轻的挥手，一个欢快嗲气的“嗨！”飞了下来，准确地降落在毛利民的眼眶上。没错，那正是亚男。还真是在等候我啦。毛利民失落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也向上挥了挥手，步子迈得更快。

熟男熟女久别之后的相会语言纯粹是多余的，不需要眉目传情，不需要耳鬓厮磨，不需要甜言蜜语，甚至亲吻都可以省去，两人几乎没有任何语言就进入了完整的水乳交融。三年前在西安相识的那天，他们在性事上就配合得天衣无缝，彼此给了对方最高分数。三年后的今天他们还是确信斯世可不同怀视之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傍晚时分，亚男起床开始准备晚餐，她把上午就炖好的八珍肉汁汤重新热好，又炒了一碟四角豆和一碟虾仁，然后把小桌子移到沙发前，摆上了好的醴陵瓷碗和台南竹筷。然后进了房间，揭开窗帘，像哄孩子一样，把毛利民哄起来。夕阳穿过窗子照在床头一角，火一般地燎着，毛利民这才意识到海南的冬天也是炽热的。毛利民去浴室冲了个澡，换了素净的T恤和宽大的西装短裤，风度翩翩地坐在亚男身边。两口儿一边吃着晚餐，一边说着体己话儿，各道这一年的情况，还有那稀少的几个双方都熟悉的同行。饭后，亚男换了件膨体衫，带着毛利民下楼出了小区，到对面的马路上散步。两人手拉着手，宛如一对一九八〇年代的西雅图情侣，点缀着

海口的新春之夜，引得过往的行人频频回首。如你此刻在海南，看到这番景象，能不因此觉得这天南海角也是天上人间一般？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李亚男也想到这首名诗，其意境与他们此刻何其相似。夜里，两人照例还是要温存一番，毫不浪费青春年华，然后一觉睡到大年初二的上午十点，客厅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卧室的电话他们头天晚上就拔掉了电线。李亚男先醒过来，裸着身子，趿着拖鞋去接电话。亚男走到房门口的时候，毛利民也醒了过来，睁开眼正好看到亚男粉白的裸体，柔软的腰，圆满突出的臀，修长的双腿，随着步履的挪动，那凹凸有致的曲线像水一般流动，再仔细看去，发现亚男的皮肤较往年好像粗糙了一点，有些微颗粒，也不似过去那么圆润，腰间的脂肪也开始有点突出，不如初相识时的紧致，毕竟岁月不饶人啊，才是两三年，日子就开始点点滴滴地累积起来。亚男弯下腰，翘起健硕的臀，拿起茶几上的电话。原来是亚男的妈妈从家里打来的，亚男姑姑一家来拜年了，妈妈叫亚男中午回去陪姑姑一家吃饭，亚男说好，等会儿就回。亚男回到房间的时候，毛利民正睁着大眼看着她，丰满坚挺的乳房，乳头正渐渐昂起，粉嫩的脖子上斜搭着一缕飘下的长发。

“你很色啊！”李亚男被毛利民看得不好意思起来。

“秀色可餐，我现在吃饱了，不吃早餐了！”毛利民一骨碌从被

窝里翻身起来，坐在床上。

“姑姑一家来了，妈妈要我回去吃午饭。”李亚男说。

“我都听到了，你那个电话太漏音了，是单位发的福利吧。”毛利民说。

“一个人住，漏不漏音没关系。”亚男说。

“这两天我买个好的回来换上。”毛利民说。

“那你就没办法偷听了。”亚男打趣着说，“你要不要我回家？”

“回！回！别叫你爸妈等候。”毛利民很开朗。去年的春节也是这样。毛利民理解中国式人情，看重的是你来我往，喜气盈门。他叫亚男梳洗一下再回去，不用给他准备早餐，他还想睡会儿，到时早饭午饭一起吃。亚男说也好。

亚男出门前，把毛利民的手机开了机，搁在床头柜上。毛利民看着亚男拿着小手包出了门，就倒下继续睡觉。中午，也不知是几点几分，手机响了，是亚男打来的，毛利民按下接听，李亚男在那边说：“姑姑要我下午去陪她看件首饰，她看了n次还没有拿定主意。下午给你放假。”毛利民说：“好的。”李亚男在那边问：“睡好了吗？”毛利民说：“差不多。”李亚男说：“冰箱里什么都有，老干妈在食品柜里。”她知道毛利民喜欢口味重。毛利民说：“晓得了。”两人便挂了机。

毛利民决定起床补看春晚后面的节目。这些年的春晚，越办越没意思，好像摘下多时的黄瓜，蔫不拉叽的难看极了。几个自我感觉好极了的主持人占着那块地，没完没了。几个拼拼凑凑的节目简直就是小学堂的差生作文。方方面面都不满意，左翼的精英说，春晚是富人嘲弄穷人，一股子铜臭熏坏了一个春节，立场问题需要批评检讨；右翼的精英说，春晚是在嘲弄国人的欣赏力和创造力，是最需要知识扶贫思想扶贫的地方。毛利民是个十足的当代白领，既

没有强烈的社会主体意识，更没有左中右的政治观念，甚至连兴趣都没有。大学时代念的是上海财大，那大概是中国最早最纯粹的一个管理学院，简直就是按照企业来管理运行的，所以学生的专业是出奇地优秀，能力是出奇地强，证书是出奇地多，但除此之外所获的东西就不多了，工作之后，每天碰到的都是数字、外语和钱币，精明，算计，对于钱币的数量愈加敏感，高雅的趣味与深远的追求也就愈加稀薄，就好比泡在酱缸里的经年老菜根。关怀既缺，人生也就没有什么规划，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随缘着过，随缘着看，日出日落，云起云飞。在家中，毛利民是独子——当然他们这代城市人和下一代人99%都是独子。除夕那晚他陪父母一起看央视的春晚，两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等到一个开心的节目，老帅哥朱军还在耍贫嘴，董卿还在卖俏，水均益还在扮深沉，陈佩斯的节目仍然不可期待，周立波也没影子，没办法看下去，何况明天一大早又要赶飞机，干脆和父母打了个招呼，回房间早早睡了。但他同样是个喜欢好节目的人，在节目不给力的时候，次一点的节目也能将就，候机的时候他就从大厅的屏幕上看到有两个他漏掉的节目好像有点意思，决定到了海南再补看。冰箱里塞得满满的，看来李亚男像善于储藏的土拨鼠，为他们这次幽会做了充分准备。他心中有些小小的喜悦，取了一盒烧好的蹄圈，一听韩国的鲑鱼罐头，打开倒在盘子里，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又开了瓶法国的罗氏华榭。把这些东西处理进肚皮之后，他开始收拾房间。这是很多单身男士不具备的优点，毛利民对整洁具有超越极限的要求，从厨房的器皿到客厅的拖鞋皮包到房间里的衣物椅子杯子都要各就各位。忙完这些之后是整理床铺，毛利民先把被子叠好后放到椅子上，再用毛刷一下一下地刷平床单。这时他看到洁白的床单上有几小块新鲜的癍痕。他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摸了摸，感觉到似

乎还有些潮湿，便决定扯下床单赶紧洗了。床单的另一端压在床垫里，他就使劲拉扯，床单扯起的时候，一个细小的蓝色塑料袋跳入眼帘。他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看见那是一个已经用过的避孕套包装袋。他像下围棋时那样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起了这个天蓝色避孕套包装袋，拿到眼前端详了许久，“激情浮点”四个字很清晰地映入眼帘。他知道这不是他们昨天晚上、昨天下午使用的那种——他随身带来的避孕套是意大利制造粉红色袋装温柔浪漫螺纹型的。

他没有考虑，甚至没有揣想是哪个男人来过这里，何时来过，就抓起烫衣板上的剪刀，把这只突然出现的小小塑胶袋子一下一下地剪碎，剪碎，然后拐进卫生间，丢进马桶，按下冲水按钮，“哗——”的一声嘶叫，蓝色碎片飞快地打着旋没了踪影。他愣愣地盯着马桶，看着水自动注满半截，然后停止，水面一圈圈地平静起来，他这才转回身，把拢起的床单重新拉开，找到那几个斑点，用食指尖按了按，感觉还是有些潮湿，确信是他们的产物，就卷成一团，丢进洗衣机。又从柜子里找出新的床单铺上。他非常娴熟地做着，仿佛是在自己家里。做完这一切，他拧开电视，春晚的节目依旧在好几个台反反复复地播出，然而他却没有了兴致，也没有了看的欲望。他来到阳台，看到一盆开得正艳的绒球花，跟他父母家的居然一模一样。他有点惶惑这天南地北的绒球花怎么开得一模一样呢？毛家住的是一套老公房，父亲是“三类人”，母亲是从云南西双版纳返城的知青，在街道小厂做工，五十一露头就退休了。那套老公房是一九八〇年代工厂最兴旺发达时建的，面积不大，但都有一个宽敞的不算在房子面积之内的阳台，老人们整日没事，就把这阳台精心地规划，除了种上几盆可以食用的葱和青菜之外，还种了一株枝叶欣荣的茶花和一盆冬天开的绒球花。茶花还没有开放，但绒球花开得早，花期长，在单调的北国冬天里，这盆绒球花仿佛

一位活泼的小天使，给他们家带来了许多的温馨和春意。

毛利民忽然觉得把老父母丢在家里自己跑到千里之外与情人幽会，是种罪过，父母把自己抚养成人，很不容易，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末街道工厂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父母起早摸黑，省吃俭用，供自己衣食无忧地念完上海财大，心下的歉疚如炊烟一般袅袅升起。正当这袅袅升起的感觉还没有弥漫屋子的时候，手机又响了，短信的声音，自然还是李亚男的：“走路有点疼，今晚你要轻点。”呵呵，这是他俩之间常有的挑逗短信，他知道李亚男陪得无聊，开始心不在焉了，但他这次竟然没有以往的激动，也没有回应的灵感，他眼前晃动的还是自家阳台上的那盆红色绒球花。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该回复一下，就点开屏幕，写了两个字发过去：“好的。”

毛利民决定给父母拨个电话，号码一拨完，那边就有声音了，是妈妈的：“我和你爸都在等你电话呢！一切都顺利吗？”什么一切？妈妈只知道他是到海口，这几年的春节他都要到海口，妈妈心里的猜测也一定是他在海口有个女友，但她不会知道儿子的这个女友会不会成为她的儿媳妇，也不知道这个女友长得是否标致，是否健壮，从事什么职业，几点上班，几点下班，每月薪水多少，儿子也没有告诉她，但她还是高兴，儿子有地方去，就是好事，唉，都三十出头了，虽然现在三十也只能算个大孩子，但毕竟大院里很多比毛利民小的孩子都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了。

有地方去就好，现在的父母就这点要求。

“妈，昨天我手机没电了，这边挺顺利的，你也跟爸说一声，我过几天就回来。”

“能多玩几天就玩几天，反正放假了。”做妈妈的心里还是暗暗地希望儿子多待在女友那边，这样女友变成儿媳妇就多了几分可能。